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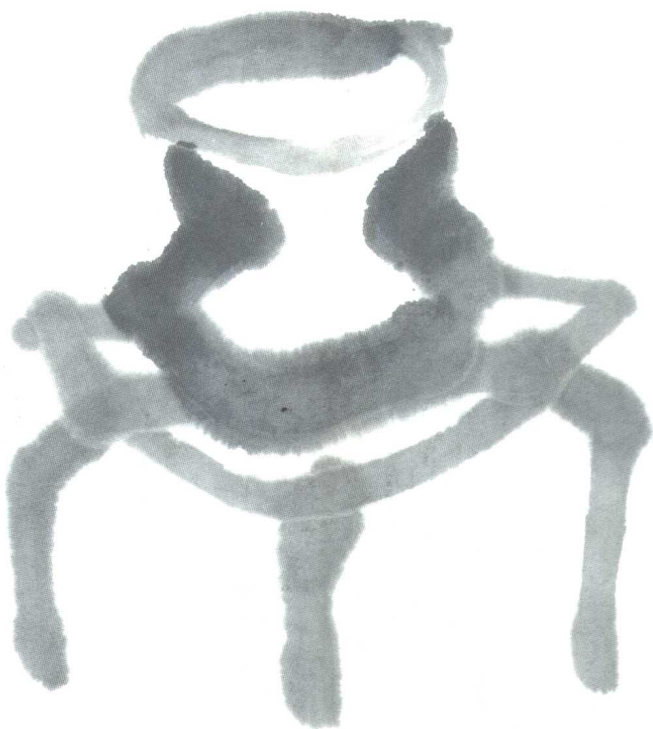


作家与大地丛书

时间之痕

——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

周 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时间之痕

——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之痕：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周勇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0

(作家与大地丛书)

ISBN 7-222-03227-4

I. 时…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198 号

作家与大地丛书

时间之痕

——南方丝绸之路旅行笔记

周 勇 著

* * *

选题策划 杨世光 刘存沛

责任编辑 海 惠

封面设计 西 里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字数 250 千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印装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22-03227-4/I·884

定价：15.60 元

作家与大地丛书

周 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道路起点与终点的两个文明古国 /1

身后的文明 /1

当西南的商贾们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至少已经进行了两个世纪的“国际贸易”后，中原的商人们才驮着丝绸从西北进入欧洲，而一千多年后，著名的海上南方丝绸之路才发展起来。“南方丝绸之路”使居住在高原之上的闭塞的云南，最早敞开了一条通向大海的通道。印度洋的海风于是从古老的道路上，吹入这片隆起的高原。

即将终结的古道 /11

从成都出发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云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中经过漫长的蜿蜒之后，终于接近了它的最后的驿道。此时这条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无论在时间上抑或是空间上都处于“黄昏”时分了。

第二章 蜿蜒于历史与现实的道路 /15

一个与太阳有关的驿镇 /15

在杉阳，无论到哪里，你总会有一种被历史包围的感觉。你会觉得这片阳光充足的大地上到处都是历史的坷垃。被马蹄打磨得光滑的驿道、废弃的寺庙以及即将倾颓的老房，随处可见的历史遗迹，都在无声或有声地讲述一段历史往事。

消失了的土著民族

/26

道路对于土著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道路结束了他们亘古以来的宁静，自从道路抵达他们身边后，他们的历史就被彻底改变了。

历经高潮之后的杉阳驿镇

/29

杉阳很像一个经历高潮之后归于寂静的小镇。现在的杉阳古镇是宁静而古典的，有一种置身世界之外的感觉。

博南古道上的占卦者

/37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召唤着老人，使他在晚年的时候又仿佛宿命般地离开他的家乡，回到他其实已经印象模糊的博南古道，并将在古道永远地结束他的流浪。

第三章 从博南山到罗岷山 /42

行走在“过去”的时间里 /42

从杉阳古镇走向博南山是一条走向“过去”的道路。它的时间不是向前的，而是不断地向后退，一直退到古道最原始的时候。

古驿道上的缥缈记忆 /54

我不知道在红色的大地下面隐匿着多少人类的秘密？融入大地，似乎是所有人类文明最后的归宿。让大地腾出一片新的空白，用来盛放后来的文明。而后人则通过对大地的阅读，来了解从前曾经出现过的文明。

兰津古渡口的辉煌与衰落 /71

惟一“在场”的历史见证人是摩崖石壁。它始终像上帝一样，沉默地注视着人类在这里上演的一切。我在想，它所看到历史与人类在它身上刻写的所谓历史，肯定有着巨大的差别。

老人与桥：南方丝绸之路上一个经典意象 /90

如果说古道仿佛一部崎岖而漫长的历史，那么霁虹桥的消失，将意味着博南古道与永昌古道之间出现了一个历史的

空缺或者断裂。老人突发奇想要去修复这个历史的断裂。——峡谷音乐会，用一种纯粹的民间形式庆祝自己，这个想法与重修彩虹桥同样浪漫。

第四章 昔日通衢

/105

平坡：永昌古道上的第一个驿站

/105

进入峡谷后你就得遵守峡谷的时间。没人呼你，没有电话，你的全部的世界就是罗岷山与博南山组成的峡谷。

罗岷：一个天竺僧人的名字

/125

行走在中国最古老的道路上，你会遭遇很多传说。这种史前的方式似乎更适宜于讲述被隐匿在大地之下的历史。犹如西方学者们在《希腊神话》、《圣经》里寻找人类的史前文明。

古风犹存的集镇

/135

雨点在那些古老的房屋上消失，在剥落的土墙上消失。它以一种“渗透”的方式瓦解着那些古老的建筑。事实上，我现在看到的已经是经过“瓦解”的历史。

长湾赶马人

/146

马春贤告诉我，在他整个的赶马生涯中遭遇过5次抢劫。他说那时候是“出门不怕死，怕死不出门”。哪里像现在，你就是用手托着钱也不会有人抢你，不过城里就不好说了。老人的眼睛狡黠地瞧着我，好像我就是那会抢钱的“城里人”。

水寨最高统治者的身世之谜

/156

这个庞大的庄园里隐匿着很多秘密。如今它所有故事都已经隐匿到大地了。只有残破的建筑犹如一个巨大的谜面存在着。

第五章 云南西部最早的“县城”

/164

5

吕不韦后代居住的地方

/164

云南西部的坝子里，出现了第一座中原王朝的政权——不韦县城。秦国的丞相，《吕氏春秋》的作者吕不韦的宗族子弟，成为了古哀牢腹地的最早的汉族居民，并以他们的祖宗的名字“不韦”命名了这个最早的“县城”。

在废弃的古迹边生活的人们

/173

遍布村中的遗址，使众多的传说具有某种佐证的意思。在

金鸡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唯灵论的城镇，你会和很多村民一样相信，人并非万物之主，而是一个人与万灵共享的世界。

第六章 穿越怒江峡谷

/184

从盘蛇谷经过的古道

/184

又是一个“最后”，这是我们现在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一旦这“最后”消失之后，我们只有到大地下面去寻找它们曾经存在的痕迹了。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寻找”，却无视保护。

烫习——怒江边的第一个驿站

/193

竹林和龙舌兰是这个怒江边驿站主要的野生植物。龙舌兰长出像竹子那样高大挺拔的花茎，花茎的顶部是金黄色的、犹如向日葵那样灿烂的花朵。

在原始森林里穿行的驿道

/202

通常我们对动物的印象是：那是一种正在逐渐减少并需要保护的柔弱的东西。可是在这里，你会觉得它并不是你在城里的水泥楼房里想象的那样，它的危险无处不在，柔弱的是人。阴湿的林子里，似乎始终流动着一种动物身上的腥味。

第七章 散布在高黎贡山的驿站 /224

江苴——凝固在时间岁月里的驿站 /224

人们坐在自家门前，像从前那样注视着每一个从古道走过的人。马匹仍然不时从青石板上走过，这让人觉得驿站的历史并没有结束。

小平河驿——与古道一起逝去 /234

人的退却，使这个曾经繁荣的驿站的时间迅速倒退，它此时呈现的景象犹如远古人类的遗迹。

大蒿坪——四十七年的繁荣 /241

大蒿坪是历史最短暂的驿站。只用了47年，它就完成了从繁荣到衰落的全部过程。道路使他们一次次地经历衰落和被遗弃的命运。对道路的追逐，也使他们成为高黎贡山居民中见多识广的人群。每一次迁徙对于他们都是历史性的。

桥街与最后的木匠 /248

古道、古桥和最后的手艺人，这是一种远离现代的、传统而经典的意象。这样的情景通常出现在有怀旧情绪的文人笔下，或者在岁月中泛黄的古画里。

第八章 界头——古道尽头？

/255

南方丝绸之路上迷失的文明

/255

在无边无际的原始丛林中，出现两座用砖瓦构筑的“城邦”，是谁在这里创造了如此繁盛的定居文明？又是在什么时候离开？是怎样的原因，使这座规模宏大的“城市”最早的居民弃城而走？

封存于最后驿道上的中原文化

/268

他们的“故乡”永远写在堂屋里的祖宗牌位上。那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让故乡的一切在遥远的边地延续，这种超稳定状态的文化心理，使南方丝绸之路的末端，永远“凝固”着一段中原汉文化。

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驿镇

/279

一个家族沿着古道辗转迁徙到龙川江上游。然后他们以家族为居住单位，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经过漫长的繁衍之后成为一个个村落。

第九章 最后的驿道 /290

与河流一起蜿蜒的古道 /290

从荷花傣族佤族乡开始，道路就与大盈江并行。从远处看，很像两条流淌的河流。与河流同行的风景一直延续到缅甸八莫。惟一的差别是，大盈江在不断变宽，而道路没有变宽。

九保——深入“夷地”的汉文化驿镇 /294

在大盈江边，有一座方圆约1公里的城邦，古老的城墙与高大的城门使它与外界隔开。对于当地的土著居民而言，城墙之内，城门之内是一个令他们感到陌生的世界。

滇西古道上最森严的宫殿 /312

戏台前面的地面上，有一个用石头镶嵌而成的太极图。一般人可以站在院场上观看演出。你可以从这个场景的描述中，想到这是一栋汉族的宫廷剧院。惟一的差别可能是这里只上演傣戏。在这座用土木砌成的宫殿里，南甸土司过着他的帝王生活。

驿道上最后的码头 /329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马嘉理的尸体就是在这里被户宋河的

急流吞没的。他的尸体在大盈江中随波逐流，然后伊洛瓦底江最终将他的残骸送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英国翻译官肯定不会想到，他的八莫之行的真正终点是印度洋。

通往罂粟之地的驿道

/346

在通往瓦邦勐冒县的公路沿线，仍可看见成片的罂粟。事实上要真正让这种罪恶之花从“北方金三角”消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果敢并不是“金三角”的全部，还有瓦邦和其他地方。罂粟在贫困的缅北山区的经济中所充当的角色，不是轻易就会退出的。

尾声 遥望异国丛林里绵延的古道

/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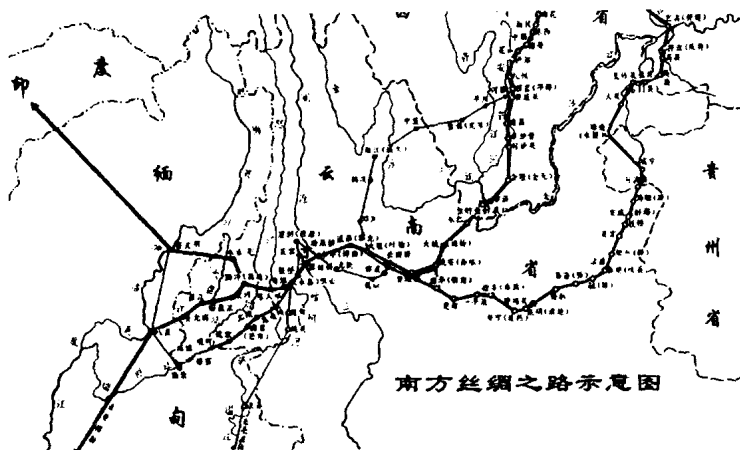
由于时光无可挽回地流逝，也由于我们理所当然的不在场，人类历史事实的大部分真相，就必然地包藏于一种神秘之中，也许将永远如此，也许恰恰相反，我们或许能够回到人类文明的源头，与已经消逝的历史重逢。



第一章 道路起点与终点的两个文明古国

身后的文明

在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云南在人们的印象里始终是一个闭塞保守、远离文明中心地带的地方，横断山脉隆起的高原，阻挡了生活在黄河沿岸的人们眺望云南的视线，与当时发达的中原汉文化相比，云南很像是一个处于文化边缘的“异类”，始终游离于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的文明之外。由于地理与交通的障碍，中原人或出于孤陋寡闻，或出于偏见，对处于化外之地的云南的想象，肯定是遥远与蛮荒的。“西南夷”的称谓，多少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片隆起的高原大地在认识上的固执与偏见。这种固执与偏见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当然西南夷并不单指云南）。这其实是中原汉文化中心论和“一点四方”的时空概念在作怪。



事实上，南方丝绸之路要比地图所呈现的芜杂得多，它更像是一棵横躺在大地上的枝蔓纵横交错的大树。

事实上，云南应该是中国版图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地方，只是它的开放不是向内而是向外，向南、向西，沿着河流的引导走向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这条被后世史家们称为“蜀—滇—身毒道”最初的开辟者，是生活在这片起伏不定的高原之上的不安分的商人，面对被无数条河流切割得支离破碎陡峭不已的高原，这些商人们显得毫不保守，他们用脚板在陡峭的高原之上踩出一条世界上最艰难的道路。只是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高原之外的另一个大陆有着如此狂热的激情？这种激情甚至似乎超过了与自己同属一个祖先的中原。从这条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来看，生活在这片红色高原的人群似乎更热衷于与身后的印度商人们沟通。西南夷地域与中原封建王朝的最初的战争，也是因为道路而开始的，西南夷地域的

部落头领们用战争来阻止沿着道路不断侵入的中央王朝的势力，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拒绝沿着身后的道路而来的印度洋文明的有形与无形的渗入。有一个最现成也是最省力的解释：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使他们成为了古老的中国最早具有世界眼光的商人。

事实上这条被后世史学家称为“蜀—滇—身毒道”的古道，是一条远古时就已经存在的东亚河谷自然通道。春秋之前，它是一条南北民族迁移、民间贸易的自然通道。战国之后由于商业的发展，这条古道逐渐演化为一條巴蜀商人秘密通商的民间“走私通道”。至少在公元前四世纪，便有驮着蜀布、丝绸、漆器的商队从蜀地出发，直达腾越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抵达印度平原。“窃出商贾”、“无所不通”。印度和中亚的玻璃、宝石、海贝，当然还有宗教与哲学，也随着返回的马帮，进入始终被中原认为是蛮荒与不开化的西南夷地域。而此时中原正与强大的匈奴民族作战，加之航海业的不发达，因而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与同样著名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开通。于是这条从西南通往印度的古道，便成了当时中国与外面世界的惟一通道。可是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们，对这条通向印度的民间“秘密通道”全然不知。这样的情形大约持续了约两百年之久。这一秘密的民间商道的发现始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向汉武帝禀报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蜀布与邛竹杖及蜀郡商人私下通商身毒（印度）、大夏的情形。此前虽然自秦朝以来的历代帝王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经营西南夷道，然而他们只是想通过道路来拓